

# 高歌猛进逞风流

## ——追记著名记者、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同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丽

老艾走了，他和几代经济报人留下的肩负使命、脚踏实地、敢发先声、深度取胜等好的报道作风和风格正在传承

# 朝夕相处忆老艾

丁士

艾丰同志突然去世，作为他新闻职业生涯最后3年的同事，追思往昔，心潮难平。

1996年春，老艾从人民日报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在国内最权威经济大报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现了他对经济宣传的深厚功底和高超技巧，在作风建设、队伍建设及采编管理方面留下了浓重一笔。他和当时编委会其他领导一道，担当尽责，昼夜操劳，把经济日报新闻报道传播力、影响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艾丰一到报社我们就“老艾”“老艾”地叫上了。他在经济日报工作3年多时间里，我先在国际部后在总编室担任负责人，可以说得上朝夕相处，对他的使命感，对他的敬业精神，对他的严格要求和勇于担责记忆深刻，常被耳提面命，受益匪浅。

记得老艾来报社初次打交道，却是因为一次见报差错。那是他刚上任没几天，国际经济版刊登的一张图出现严重差错，老艾知道后要求国际部做检查。当听有人说报纸出错一般都是口头批评和说说就算了，老艾严肃地说，报纸出了严重差错口头说说起不到惩戒作用，必须书面检查，还应按规处罚。我根据要求很快写出书面检查，尽管出错的版不是我审签的，但作为部门主要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随后狠狠作了部门防差错工作。后来报纸偶有出错，老艾总是抓住不放，亲自给编辑和检校人员开会，办专门培训班，完善差错处罚办法，扭转了一些同志“无错不成报”的错误思想，大大减少了见报差错的发生。

艾丰同志以采访诸多新闻佳作和专著享誉新闻界，但再好的文章都离不开写、编、校，如果让差错见报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和水平。去年在一个新闻评奖会上见到老艾，离开总编辑岗位近20年的他，还回忆起跟我打的“第一次交道”，并叮嘱在自媒体时代，差错的二次传播杀伤力更大，对报纸防差错及抓采编管理更为重要，这项办报纸、办新媒体的基本功应常抓不懈。

报道内容是报纸的核心生命力，老艾作为总编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他在经济日报充分运用以前积累的报道经验，总是从宏观视野抓准选题，用深入采访收集材料，以辩证思维写出报道，就诸多经济建设热点、难点问题，在报纸上推出了一篇篇、一组组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他敏锐感觉到我国国有经济已经进入到了资本运营阶段，选定武汉的实践，亲自带人采访了武汉资本运营系列报道。这组报道以新闻性、思辨性和经济的专业性见长，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他根据黄河断流情况，把多年对水资源的思考运用到我国母亲河黄河个案上，亲自组织“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在采访最后阶段，亲赴青海和记者一道开车到现场采访，给系列报道画出了有力的“豹尾”。他不满足于此，还根据地方及记者站提出的加强三江源报道要求，指派得力记者接着采访《“源头经济”看青海》的系列报道，较早关注了青海及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发展问题，取得较好的报道效果。

老艾不愧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对新闻采访又勤又专，跟记者谈起来往往让人有“胜读十年书”的感慨。他精力过人点子多，各编辑部都在他的调度下高速运转，记者也都充满激情地工作。他在组织采编之余总把所思所想及时写下来，留下了一本本随想录或专著。有一次我上夜班，发现他一人刚在办公室忙乎完，高兴地说一下午写了两篇随笔。同事都夸他真是勤快的总编辑。

老艾很有国际眼光，经常从国际经济动向思考国内报道选题，随时给在国际部的我布置任务，以致我在周末都要准备接到电话到办公室谈国际报道选题。他提的要求高，不是一般应付可以完成的。当然他很注意发挥部门的能动性，记得我上国际版夜班曾就全球化、多极化等大小题目写下随笔，他及时给予肯定并作出要学会“大题小做”“小题大做”等指点。对重大国际事件他以深远眼光总给予更多关心和支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我们发挥驻外记者多的优势，从泰国货币贬值开始就跟踪报道，每一波大动荡都推出专版报道和评析，还经老艾批准在国际版组织了“亚洲发展模式是否终结”的讨论，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全国记协组织驻华记者专门让我们做过介绍，当海外媒体报道中有把经济日报总编辑名字弄错时，老艾用他一贯的幽默语气说，谁当这个总编不要紧，有影响力的报道才是重要的。

老艾走了，他和几代经济报人留下的肩负使命、脚踏实地、敢发先声、深度取胜等好的报道作风和风格正在传承。他退休后较长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宏观经济的观察思考及品牌建设上，近几年针对媒体格局变化，又就新闻工作作风和队伍建设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所有这些都为经济报人在新时代推进“四力”建设提供了丰富营养，他的精神也将鼓励经济报人在新形势下推进融合发展，完成好党交给的经济宣传工作使命任务。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

5月19日，著名新闻记者、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在痛失艾丰同志的日子里，记者走访了他的一些同事和亲友，共同追忆这位“新闻大咖”不平凡的一生。

在大家眼中，艾丰其人，乐天爽朗，豪气干云；艾丰其文，多采多姿，内蕴深厚。数十年新闻生涯中，他做人做事之本色不改，为国为民之初心未变，深受同事、同行和社会各界的热爱和敬重。

而艾丰自己，始终“自认为是个勤奋的学生”。他在《八十感怀》中如此自我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不知偷懒，无论顺逆，从不懈怠，为解决社会课题，交出一份又一份答卷”。

### 观察家

“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赶上了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于是我可能有丰富的经历——什么滋味都亲自尝过了，于是我可能看到中国从弱到强、由穷到富的最伟大的变化。”艾丰说，自己更有幸的是在成熟的年龄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61年，艾丰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招收第一届新闻研究生时，艾丰已经40岁了。冒着考不上“丢脸”的危险，艾丰抓住机会拼了一下。结果不仅考上了，分数还挺高。毕业后，艾丰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记者、工商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会委员。

年过不惑，始作报章，终成大家，艾丰可谓“大器晚成”。艾丰的新闻作品，多选取重大题材、宏观角度，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和带有思辨色彩的语言，力求在分析问题的深度上见长。《现代化的觉悟》《需要你啊——软科学》《已是山花烂漫时》《首钢启示录》《理一理思路》《一个日本朋友的忠告》等代表作脍炙人口。1991年，艾丰成为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艾丰看来，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话。这“五说”加起来，难免会说错话，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

“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责任心强的记者，在社会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对普遍关心的问题有激情去钻研；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

1982年2月，艾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谈及报道缘起，艾丰说，“没有人让我写，是一条水管给我刺激出来的责任感，应该管这件事，而且要全社会都注意到这种事。”艾丰在山区待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然而回到城里一看，人们对水的浪费太大了。他在大街上发现一处漏水的地方，自来水从地下翻上来，形成一条小河却没有人管。

“一个时期，我对水的敏感简直使我着了魔”，为此艾丰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反复思考。直到述评发表，“引起社会对水资源更深切的注意，我的内心才较为平静了一些”，艾丰说。

1996年3月起，艾丰先后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到任时，他曾作诗一首，“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逞风流”，直抒胸臆。在经济日报工作期间，



上图 2018年9月，艾丰同志出席首届品牌天津高峰论坛。(资料图片)



下图 1998年，艾丰同志率经济日报代表团访问匈牙利。(资料图片)

艾丰以大思路、大眼光，策划组织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大手笔报道。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记者赴上海进行采访，采访组连续发表了7篇述评式报道：《抓变：大上海的新崛起》《抓深：不断寻求改革新突破》《抓高：是龙头就要高昂》《抓大：更广泛地加强主体》《抓名：“上海号”扬起风帆》《抓远：跨世纪发展的时空观》《抓思：转变呼唤新思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艾丰后来回忆说，“两个转变”的重要性、必要性、历史意义，人们已经谈了许多，也还需要继续谈下去。但目前更加重要的恐怕是寻求实现“两个转变”的途径和方法。当记者来到上海进行采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两个转变”决不只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它是早已开始并且正在进行的，既波澜壮阔又深入细腻、既雄伟又艰巨的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认识“两个转变”的内在规律，更自觉地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1997年初，艾丰提出我国“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认为应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扩大内需。同年，他策划组织关于武汉资本运营经验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经济的一把“金钥匙”，要认识资本运营、实施资本运营、搞好资本运营。1998年，策划组织“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呈报《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在“小城镇大战略”“东中西部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问题上，他也积极思考，提出政策建议。

“想总理想的事情”，是艾丰的名言。他认为，要当好一个记者，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此，已故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评价说，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 行动派

艾丰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是一位勇于实践、乐于行动的实干家。

“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是坐船的，有的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经济学家魏杰这样评价艾丰。

艾丰是业界公认的品牌理论权威。“我和名牌很有缘分，不仅偶然相遇、一见钟情，而且如胶似漆、难解难分。”艾丰说。作为中国名牌战略最早倡导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起，艾丰把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不顾一切”地献给了中国名牌事业，为中国品牌的崛起奔走疾呼，竭尽全力。

1992年，艾丰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名牌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任主任。从1992年至1995年，驰名商标保护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名牌大会”，一步步把品牌理论与实践推向前进。艾丰还牵头起草了《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组织“中国品牌节”系列活动，让“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传遍神州大地。他本人被中国质量协会授予“全国质量卓越领导者”称号。退休后，艾丰仍然关注并积极推动名牌战略实施，于2005年创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大型活动机构。

还是在1992年，由人民日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等首都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艾丰任组委会主任，是这一大型社会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舆论监督报道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一大批假冒伪劣产品被暴露在阳光下，全民质量意识得到提高。消费者纷纷表示，“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为中国品牌和中国质量奔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更多的是奋力拼搏，甚至遭遇流言蜚语。对此，艾丰坚定而坦然：“我不认为‘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贬义词。现在人们称我‘名牌迷’也好，称我‘名牌专家’乃至‘名牌权威’也好，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名牌事业毕竟已经发展起来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你的工作，那也是幸福的，更何况历史是公正的。”

如今，品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自觉追求。从2017年起，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艾丰说，中国品牌日的创立势必带动中国品牌集体争创优秀，推动品牌提升之风。

5月21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致艾丰同志治丧办公室的悼念函中说，在艾丰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社会活动中，海尔的名牌战略和管理模式进入发展快

道，“今日海尔之世界名牌，镌刻艾丰同志施教之功。幸与艾丰同志在创牌之路相识相知，我以良师事之，以益友尊之。”

### 思想者

艾丰新闻作品集出版之际，他以《思考的笔》名之。他在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作为学者型记者，艾丰拥有强烈的理论自觉。他认为，记者一定要学点哲学，一箭双雕。它可以提高采访效率，也可以有助于增加积累效益。

1988年，艾丰的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这本书，是艾丰对当时所谓“新闻无学”看法的“发愤之作”，它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连接在了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研究采访活动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探索建立新的采访学体系。该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强烈关注，第一次印刷5万册，第二次印刷3万册，都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这本书及艾丰此后创作的《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等著作，成为许多大专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不惟新闻理论，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艾丰也建树颇丰。《艾丰通用文库》中收录的《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等著作，涉猎广泛，融通古今，闪烁着思辨的光芒。在哲学著作《中介论》中，艾丰跳出常见的“两分法”，以“三分法”为突破点，阐述了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被认为是“哲学研究吹进的一股清新之风”。

艾丰何以成艾丰？“人之差别多自学用之不同。学用之道全在学思用三字。学书本、学他人、学社会。思实质、思规律、思关键。自己用、他人用、社会用。”艾丰写在《八十感怀》中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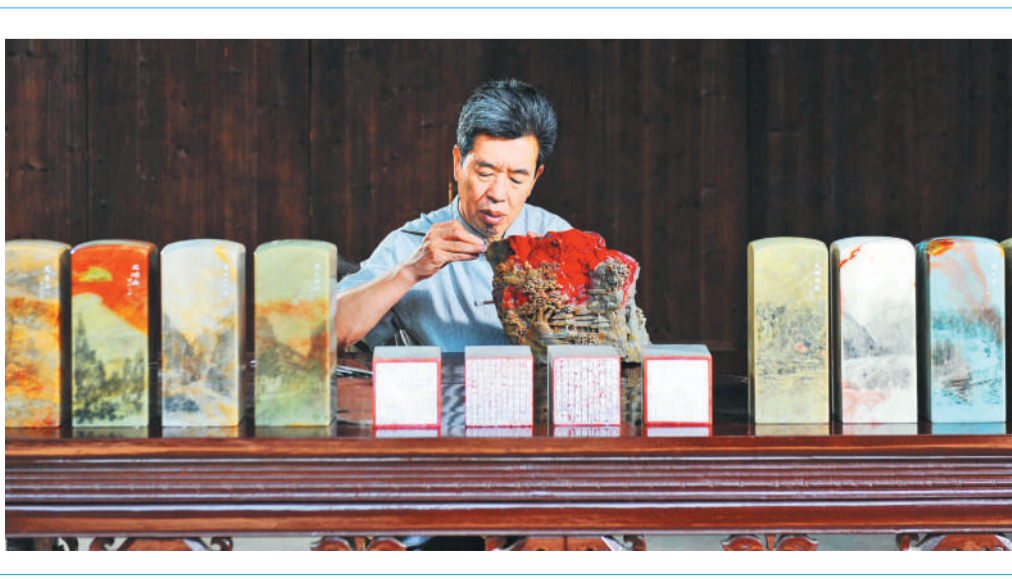
艾丰的一生，是为党的新闻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艾丰之丰，是生命之丰。

艾丰之丰，亦是时代之丰。

在一篇《记者答记者问》的文章中，艾丰曾说，“给我力量的是我自己的这样一句格言：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他的事业之中。”诚哉斯言！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昌化鸡血石雕是我国独特的石雕艺术，是中国“印石三宝”之一。钱高潮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鸡血石产地，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鸡血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今年60岁的他，做鸡血石雕刻已有43个年头，教授徒弟100多人。胡剑创图/文